

•方剂配伍•

从仲景方中生姜、大枣、甘草的使用 看佐药在方剂配伍中的作用与意义

罗裕兴*, 毛淑敏, 陈建萍
(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

[摘要] 目的: 医者常忽视生姜、大枣、甘草在方剂中作为佐药的作用, 而影响临床疗效, 为强调其配伍规律及作用, 故探讨三者于方剂中作为佐药的作用与意义。方法: 分析仲景方中姜、枣、草作为佐助、佐制、反佐药的运用规律。结果: 姜、枣、草作为佐助、佐制、反佐药, 对方剂配伍起重要作用。结论: 合理、巧妙配伍姜、枣、草, 作为佐药, 能使方剂配伍结构更为完善, 并提高临床疗效。

[关键词] 仲景方; 佐药; 配伍规律; 生姜; 大枣; 甘草

[中图分类号] R2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903(2006)01-0067-05

The Functions and Applications of “Adjuvant drug” from Fresh Ginger, Chinese Date and Liquorice Root in Zhongjing’s Prescription

LUO Yu-xing*, MAO Shu-men, CHEN Jian-ping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Objectives:** Because of ignoring the functions of “Adjuvant drug” from Fresh Ginger, Chinese Date and Liquorice Root by Chinese medicine professionals, this article is to probe into the functions and application of them. **Methods:** To analyze the modification rules of three types of “Adjuvant drug” from Fresh Ginger, Chinese Date and Liquorice Root in Zhongjing’s Prescription. **Results:** There are important functions of Fresh Ginger, Chinese Date and Liquorice Root being as “Adjuvant drug”. **Conclusions:** If we utilize Fresh Ginger, Chinese Date and Liquorice Root acting as “Adjuvant” in prescription reasonably in clinic, it can increase the treatable functions.

[Key words] Zhongjing’s Prescription; “Adjuvant drug”; modification rules; Fresh Ginger; Chinese Date; Liquorice Root

汉代·张仲景集理、法、方、药于一体而著《伤寒杂病论》。其组方规律与思想为后医家所称道。李东垣谓:“仲景药为万世法,号群方之祖,治杂病若神。后世医者,宗《内经》法,学仲景心,可以为师矣。”此话高度概括仲景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祖”,后世许多著名方剂都是以此书之方为基础变化而来。当我们在研习仲景方时能

看到仲景巧用生姜、大枣、甘草,将之与其它药味巧妙配伍,特别以这些药作为佐药,更值得玩味。

三药为仲景祖方中之常用药物。它们既可作为君药、臣药,又可作为佐使药。如生姜泻心汤、小半夏汤、甘麦大枣汤、炙甘草汤和甘草汤中,三药均为主药;而后世医家常认为三药常于他方中用以调和诸药,仅作为使药而已。唯此三药作为方中之佐药,常被医者忽略,但深究仲景方,并探其配伍,可发现其对全方起着协助、协调及调控的重要作用。

仲景方善用佐药,其意义有三,分别为佐助药,佐制药和反佐药。而其于仲景方中的作用浅析如

[收稿日期] 2004-08-12

[通讯作者] 罗裕兴, Tel: 13818223489; E-mail: edmondlawhk@yahoo.com.hk/abchen@hkusua.hku.hk

下。

1 佐助药

佐助药,即配合君、臣药以加强治疗作用,或直接治疗次要症状的药物。现分析仲景方中姜、枣、草作为佐助药之意义。

1.1 顾护脾胃(正气) 古云:脾胃为“水谷气血之海”,“五脏者,皆禀气于胃”,人以胃气为本。脾胃两者关系密切,其盛衰对疾病之转归与预后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故仲景在组方规律上,常佐以大枣、甘草以补益脾胃,以荣后天之本。如专治阳明经热证之白虎汤,此证病势虽急,但仲景并非纯用一派清热之品以清阳明热,反之配以甘草。方中石膏与知母君臣相须,用以清热生津,散阳明热邪。唯石膏性大寒,易伤脾胃,所谓“胃气一败,百药难施”。故此,于清热的同时,仍须佐以甘缓补益之品以扶助脾胃之气,并防清热药之寒凝伤脾胃。此乃方中佐以甘草、粳米之原因。两药合用补中益气,故能顾护脾胃之气以防清热药之寒凝所伤。如《普济方·伤寒门》^[1]所言,“经曰,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热气内甚,消烁津液则脾气燥,必以味甘平之物缓其中,故以甘草、粳米为之使。”故此,可见甘草、粳米于此方中收佐助、佐制之效。

顾护脾胃之意还包含“已病防变”之思想,即所谓“先安未受邪之地”。肝之病变,常出现肝克脾土之象,而产生他证。故益气健脾可防止木克脾土,对疾病防治甚为重要。四逆散为治疗肝气郁滞之基础方。其证病机为肝气不得疏泄,气机壅滞而不畅。治宜疏肝解郁,调理气机。方中君药取柴胡以升发阳气,疏肝解郁,透邪外出。白芍敛阴养血柔肝为臣。当中用甘草佐助柴胡、白芍、枳实。其与柴胡相配,疏肝之中以益气;与芍药配伍,益气之中以柔肝;与枳实相配,降泄之中而不伤气。但其配伍之意主要在于益脾和中以旺脾土,防其被木所克,从而防止疾病有转变的机会。这正切合仲景“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学术思想。如后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逍遥散,方中配伍姜、草,亦即本意。《名医别录》载该药能补中气、利血脉,此正如黄元御所谓:“培植中州,养育四旁,交媾精神之妙药,调剂气血”之作用^[2]。

1.2 扶正祛邪 《内经》^[3]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疾病发生的根本是正气虚,故此无论病邪在表或在里时,亦可配伍药物以

助正气祛邪。

外感表证疾患,不论是表寒实证,还是表寒虚证,都应解表发汗以散其邪。但若发汗过甚,汗出淋漓,则阴津伤而使正气更虚,邪气更甚。姜、枣、草性缓扶正,有补益之功,故在解表方中,亦多用以扶正气以祛其邪。如麻黄汤为主治太阳伤寒实证之主方。方中以麻黄为君,桂枝为臣,共奏宣发营卫之气以散风寒,发汗以解表。当中佐以一味甘草,其意有三,一为取其甘平之性以缓麻黄之峻烈;二为取其止咳之功以助杏仁止咳平喘;然其更有意义的为能补益中气,以益汗源。且麻、桂、杏味辛,与味甘之甘草共成“辛甘发散为阳”,辛甘能化阳,扶助阳气,辛温解表,透达经络,以协助麻、桂解表发汗,从而达到解表而不伤正,益汗而不恋邪之效。甘草虽为佐药,但其能于麻黄汤中取仲景“覆取微似汗”之意。此外,有学者对麻黄汤配伍解热药效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对于体温反应指数,麻黄、桂枝、甘草为最佳配伍,而杏仁对麻黄、桂枝的作用则无促进作用。这引证了甘草在该方具有特殊的配伍意义^[4]。

另外,桂枝汤治疗表寒虚证,方中的姜、枣、草亦均为佐助药,而其对调和营卫亦是甚具意义的。伤寒太阳中风证,病机为卫强营弱,营卫不和。故治宜桂枝汤调理脾胃,以畅达营卫,通过滋阴和阳,调和营卫而解肌祛风。方中桂枝解太阳卫表之风邪。芍药益阴敛营,敛固外泄之营阴。桂枝、芍药君臣相配,为调和营卫阴阳之基础。生姜助桂枝振奋卫气以解肌散寒发汗。大枣与甘草相配则益气和,且可滋脾生津。生姜辛温散寒,得大枣、甘草之甘守而缓和辛散之性;大枣与甘草性甘补中,有甘缓气壅之偏,得生姜之辛通走散而缓之。三药合用,使方不专作发汗之用,更有调和脾胃之气的意义,以助桂、芍调和营卫。此外,方中配以甘草为佐药,用以调阴阳,和中州。配桂枝,生姜辛甘化阳而充营助卫,振奋卫气抗邪;配芍药则酸甘化阴,共养营阴以抗邪,使营阴滋荣以却营弱,汗源充而邪有出路^[5,6]。柯琴于《伤寒来苏集·伤寒附翼》指出桂枝汤乃“仲景群方之冠”,为滋阴和阳,调和营卫,解肌发汗之总方也^[2]。方中姜、枣、草配伍意义甚大,故医者切不可盲目地将其去掉,不然影响其解肌调和营卫之效。而桂枝汤及其类方,都少不了这类配伍。

姜、枣、草不但见于解表祛邪之方,且亦见于治疗邪盛于里的病证。仲景曰:“病痰饮者,当以温药

和之”^[7]。苓桂术甘汤治疗中阳素虚,脾失健运,气化不利,水湿内停之痰饮病。其功为温阳化饮,健脾利水。方中茯苓为君,健脾利水,渗湿化饮;桂枝温阳化气,平冲降逆为臣;白术健脾燥湿。当中佐以甘草,其意有二,一为合桂枝辛甘化阳,增强温补中阳化饮之力;二为配伍白术以益气健脾,培土制水。甘草虽味甘,甘缓而壅气,助湿碍胃,但经此配伍后,不但无助湿壅气之弊,反而增助阳培土制水之效。

1.3 增祛邪之效 佐生姜以辛散水气。水湿之邪有凝聚之性,故治疗湿邪为患之病,除制水、利水外,若配伍辛散之品,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如治阳虚水泛证的真武汤。方中附子温肾助阳,化气行水,兼暖脾土,以温运水湿为君。臣以茯苓利水渗湿,使水湿之邪从小便去;白术健脾燥湿;白芍敛阴和营,利水气。仲景妙在运用生姜辛散之性,辅佐附子以助阳,于主水之中有散水,用以为佐;合茯苓、白术可宣散水气。其辛散之性可使凝聚之水湿得以发散,从而增强制水、利水之效。有实验研究显示,真武汤用生姜比不用生姜的利尿作用大2倍,且能显着提高强心作用,印证了“附子无姜不热”、“生姜辛散水气”的理论^[8]。如后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平胃散和藿香正气散中,其运用生姜之意也类同。

2 佐制药

佐制药即用以消除或减弱君、臣药的毒性,或能制约君、臣药峻烈之性的药物。

2.1 缓和药性 一些医家为求使邪速去,病速愈,用药常求峻烈猛攻。并认为若方中佐以甘缓之枣、草只会减其方之功效。然他们若一味单求急攻取效,只会徒伤正气。仲景于药效峻猛之方中常用甘缓之枣、草,以缓和峻药之烈性。大枣、甘草味甘,现代药理指出其带有多个极性基团,能与方剂中君、臣药的相关基团进行共价键缩合,氢键键合、络合与缔合,形成更大的超分子集团,使特性基团结构形态改变,到达病灶后通过缓慢分解,放出有效的功能基与病灶作用,缓和峻药之烈性,或者抑制其副作用^[9]。

如用治痰饮之十枣汤,因病较重,故方中用峻猛且毒烈性大之甘遂、大戟、芫花,共奏攻逐水饮之功。佐以大枣十枚,甘以缓之,欲泻先补,寓补于泻,以补佐泻,顾护脾胃,益土所以制水,使邪从二便出。甘遂、大戟、芫花均是峻泻逐水之猛药,用之适当,收效甚捷,但峻泻之后影响脾胃正气,所以反佐大枣,以枣汤送服,预先培补脾胃,并取其解毒缓和方中峻烈

之性,以防止峻药之流弊。此即为汪昂所言:“芫花、大戟性辛苦以逐水饮;甘遂苦寒,能直达水气所结之处,以攻决为用;三药过峻,故用大枣之甘以缓之,宜土所以胜水,使邪从二便而出也。”大枣虽作为佐药,然方名为“十枣汤”,顾名思义,大枣在方中是不可缺少的^[10]。

又如葶苈大枣泻肺汤,主治痰涎壅盛,咳喘胸满之证,因证急迫,故须以药性峻猛之葶苈子,苦寒降泻以逐邪。方中佐以大枣,意在以甘温之性缓和葶苈子之大苦大寒,使在驱邪之同时而不伤正,且能补脾胃以资气。如《金匱要略心典》所示“葶苈苦寒,入肺泄气闭,加大枣甘温以和药力,亦犹皂荚丸之饮以枣膏也”^[11]。这也明示皂荚丸中的大枣亦起同样作用。

再如仲景之四逆汤,为回阳救逆第一方。四逆汤所治之少阴病,病属危急,故非用药性大辛大热之附子、干姜,以其大辛大热之性以破阴寒,回阳气,救厥逆。然两药药性峻烈,破阴回阳恐有暴散之虞。故佐一味甘草以和之,以制约附子、干姜暴散之性。且其有佐助之意,一为其有助于此方缓慢释放姜、附的药性,使走守相合,药力作用持久。正如清·凌奂于《本草害利》所言之“姜附加之,恐其潜上”^[12]。此外,还可制约、缓解附子之毒性。《景岳全书·本草正》^[13]云:“附子之性急,得甘草而后缓;附子之性毒,得甘草而后解”。有学者对四逆汤中附子与甘草的配伍规律作研究,结果发现,以附子单味运用,作用远不及全方同时配伍运用。分析其机制可能是由于乌头之生物碱与甘草之甘草酸所产生的沉淀,在体内的环境中会缓慢地释放,从而维持其血液浓度,而该沉淀物是药效之基础^[13]。甘草在方中的作用,于《伤寒汇要分析》描述为使“药力相继,缓缓振奋其阳气,而驱散阴寒,譬如春临大地,冰雪自然溶解”^[5,15]。

3 反佐药

反佐药是根据病情的需要,配用与君药性味相反而又能在治疗中起相成作用的药物。

合理的运用反佐药,往往可出奇制胜,疗效更胜一筹。最为人所知是《伤寒论》之白通四逆加猪胆汁汤,治少阴证厥逆无脉。其病机为阴寒盛于里,虚阳格拒于外,虚阳欲上脱之危证。所以重用大辛大热的附子、干姜通阳复脉。然为防止拒药,又加入人尿、猪胆汁滋阴以和阳,意在反佐。人尿、猪胆汁作

为反佐之效,为后人所了解,然医者多认为姜、枣、草药性平和,无显著的寒、热之偏,虽无上方之显而易见,然亦有一定反佐作用。如其在麻黄汤中与辛温发散麻黄、桂枝等配伍。方中的甘草一方面有扶助麻、桂发汗祛邪之功;另一方面通过缓和麻、桂,以防辛散峻烈之性暴散阳气,致大汗亡阴之弊,而收辛温散寒而不伤正之功。又如十枣汤中,甘遂、芫花、大戟等毒烈峻猛之品,配伍甘和之大枣,形成补泻相反之配伍,在治疗中起相成作用。上述两方中的佐药与君臣药性味相反,故亦包含“反佐”之意。

4 生姜、大枣、甘草的配伍意义

综观仲景方,我们可了解到生姜、大枣、甘草三药在方剂中配伍之作用。三药既可共同运用于方中,亦可分别配伍。如三药同用者,有调和脾胃之气的意义。且于桂枝汤中,有增强调和营卫之效。

甘草独立配伍于方中者,多取其甘补,缓和药性之功,多以炙用。如白虎汤,用以扶助脾胃之气,并可防他药之寒凝伤脾胃。又如在麻黄汤中,其配伍意义为缓和麻黄之峻烈,助杏仁止咳平喘,更为重要的是其能补益中气,以资汗源。再如苓桂术甘汤中,合桂枝辛甘化阳,增强温补中阳化饮之力以及增培土制水之效。而在四逆汤中,用以制约附子、干姜暴散之性。

大枣独立配伍于方中者,用以缓解峻药之毒性,使方中药峻而不猛,兼有补脾胃以资气,使祛邪而不伤正,如十枣汤、葶苈大枣泻肺汤。

而生姜独立配伍于方中者,多用其辛散之性,助阳之功,如真武汤中的助阳制水之效。

仲景应用姜、枣、草虽广,但在组方配伍中亦有一定的规律。如正气虚,阴血不足的同时,仲景多选用大枣、甘草扶正,而一般不用生姜,因虑其辛温耗散,走而不守,误伤正气之弊。如白虎汤、四逆汤和当归四逆汤等,均不配伍生姜^[5]。“甘者缓也”,甘性者虽可缓和峻药之烈性,但亦壅滞碍邪。故此,在治疗有形实邪亢盛之证,或为求药猛力专时,便不配伍枣、草,因仲景顾虑到枣、草壅滞碍邪,及延缓方中药效之性。如治疗实邪亢盛的阳明腑实之大承气汤、治蓄水、蓄血之五苓散、抵当汤、大陷胸汤以及回阳宜速的白通汤等^[5,15]。

5 讨论

方剂是有配伍规律之品,研究佐药也是研究配伍规律之一部分,应予以重视。仲景于治疗外感病

与杂病时,都准确而巧妙地运用姜、枣、草,并作为方中之佐药。其用意之深、用法之巧对后世临证组方极具研究价值。这些药物在方中虽为佐药,然在方中的配伍意义及功效各有不同。佐药运用广泛,且涵义深玄,在方剂配伍上占有重要地位,常关系到方剂的全局。如三药作为佐助药时,有顾护脾胃(正气)扶正气以祛邪、增强祛邪之功;为佐制药时有缓和药物峻烈,以达祛邪而不伤正之效。而其为佐制药的应用尤为重要,因其于方中起到调控、制约之效,避免药物出现矫枉过正,药过病所的现象,使全方发挥其应有的功效,邪去而正不伤。故临床上,医家应注意其中的配伍原则。如麻黄汤与桂枝汤中缺少甘草,除可致方药辛散太过,损伤正气,过汗伤阳外;同时也可使汗源不足,难以助麻、桂发汗祛邪,致使邪无出路而产生变证。又如桂枝汤中若不配伍姜、枣,亦可使方中调和营卫之功减弱。又如白虎汤中不配伍甘草,则恐脾胃之气因药性之大寒而受损,使之失去后天之源,令病势更危。

仲景的方剂为后世之见楷模,与圣人在制方时巧用姜、枣、草有密切关系。仲景方疗效明显,而取效的关键不在君臣,全在合理配伍佐药。这些常被医者忽视的姜、枣、草,在临症时合理辨证使用,常取得意想不到的疗效。医者应重视仲景方中运用佐药的技巧,同时亦需深入了解姜、枣、草在方剂配伍中之作用与意义,从而提高临床组方、配伍技巧的能力。

[参考文献]

- [1] 明,朱橚.普济方[M].第三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973.
- [2] 杨晓.试述中药方剂中的生姜配大枣[J].甘肃中医,2003,17(2):32.
- [3] 谢华.黄帝内经[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0.137,362.
- [4] 朱秋双,刘蕾,任春清,等.麻黄汤配伍解热药效实验研究[J].黑龙江医药科学,2004,27(5):13.
- [5] 叶进,沈庆法.仲景方中草姜枣配伍规律评析[J].中医药学刊,2002,20(4):479-480.
- [6] 姚惠萍,刘庆帮.仲景方生姜、大枣运用规律浅析[J].中医研究,2003,16(1):15-16.
- [7] 陈纪藩.金匱要略[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325.
- [8] 陈建杉,江泳.真武汤临证应用及药理实验研究[J].中医药学刊,2003,21(6):922.

- [9] 洪宗国,程望元.甘味药的疗效及其化学基础[J].中医药学刊,2003,21(9):1594.
- [10] 清,汪昂.医方集解[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27.
- [11] 清,尤怡.金匱要略心典[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50.
- [12] 清,凌奂.本草害利[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8.
- [13] 明,张介宾.景岳全书.本草正[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1200.
- [14] 陈建萍,谭炳炎,吴伟康,等.四逆汤中附子甘草配伍规律研究[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01,7(3):17.
- [15] 张斌奕.《伤寒论》中甘草运用规律初探[J].天津中医学院学报,2002,21(1):50.